

鄭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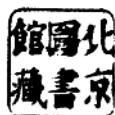


I247.5

2841

鄭和

田木 靳柯 著



B·云南人民出版社·
481048

责任编辑：刘存沛
装帧设计：孤行
插图：田木

郑 和
田木 靳柯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67×1092 1/32 印张：14.625 字数：280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00
统一书号：10116·1075 定价：2.7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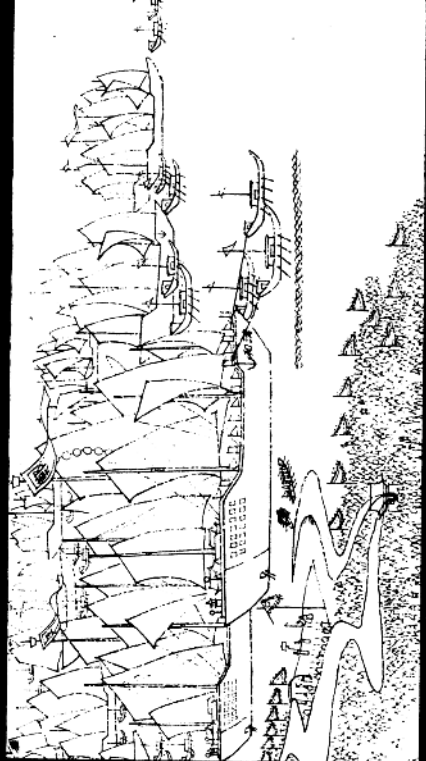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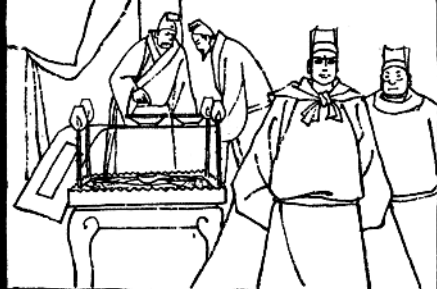
郑和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成效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在世界航海史上独占先得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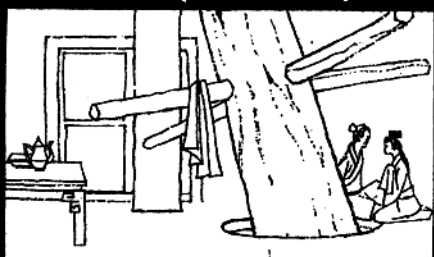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郑和》，以恢宏的气势，博大的场面，再现了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小说以发生在明永乐年间的下西洋活动为主线，交织起宫廷和民间、陆地和海上、国内和海外诸方面，构成一幅明初我国社会生活的宏伟画面。在着意刻画郑和的英雄气质和博大情怀的同时，还描写了从皇帝到普通水手，从朝中重臣到平民百姓，从船队将士到外国王公使臣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永乐时代各阶层的人情世态和海外风貌，加上插入了一些古代航海知识的描写，更给人以真切的感受。

故事感人，情节丰富，语言清畅，是这部小说的特点。全书贯穿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激情，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启迪作用，很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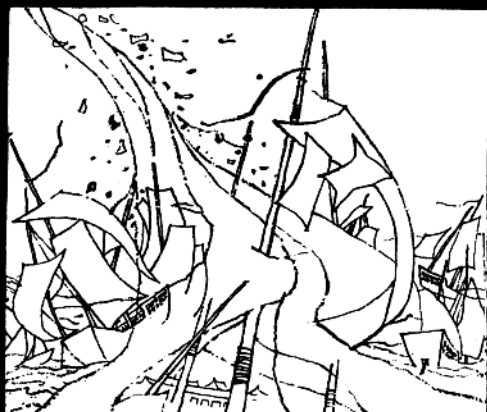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在谈到开放政策时，回顾了我国的历史，指出：“恐怕到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算是开放的……”。读罢这本小说，你也许会感到，在穿越五百八十年历史的积雾之后，郑和庞大的船队，正徐徐驶向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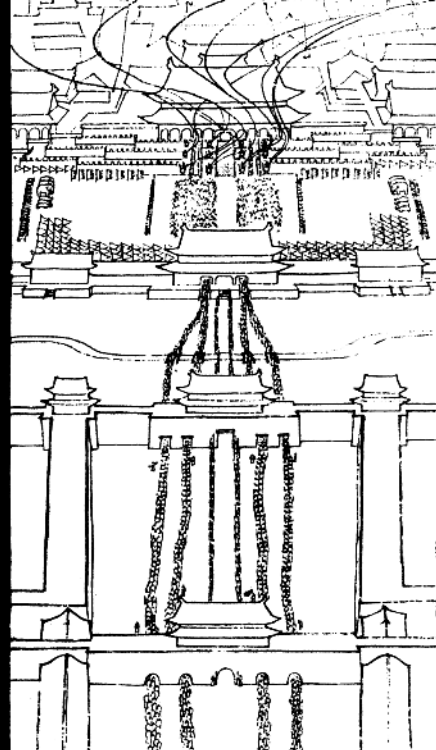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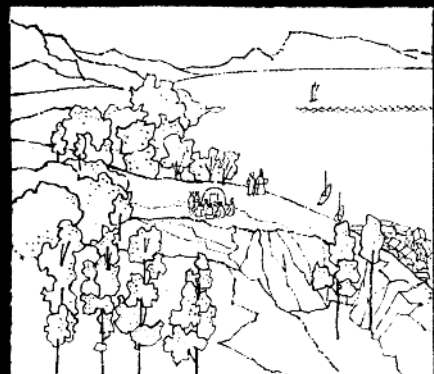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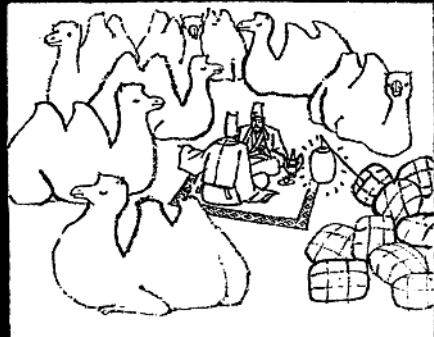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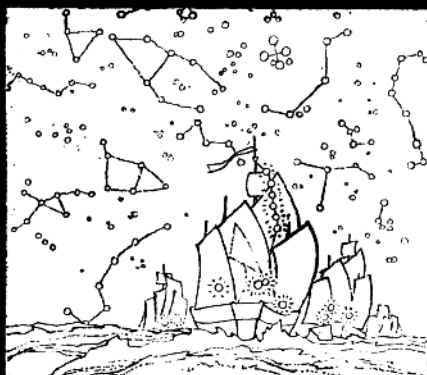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三宝的恶梦	1
第二章	奉旨出洋	17
第三章	泛海扬帆	55
第四章	海盗	83
第五章	船到旧港	108
第六章	擒缚陈祖义	135
第七章	满刺加	159
第八章	异国的客人	201
第九章	锡兰	226
第十章	苏门答腊	259
第十一章	水手的遗言	292
第十二章	严冬	330
第十三章	罢宝船	357
第十四章	回故乡	393
第十五章	魂归大海	426
后记		462

第一章 三宝的恶梦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二年）冬，进入云南的三十万明朝大军在曲靖白石江上一举打垮了元梁王主力部队，紧接着又把元梁王的五万残甲歼灭在滇池东岸。元梁王把匝拉瓦尔密逃到晋宁忽纳柴，穷途末路，自缢身死。至此，明朝摧毁了元朝的最后据点，统一了中国。

三个月后，一支车仗甲马、旗帜鲜明的队伍从滇池东岸的明军大营中开出来，踏上了起伏的滇东高原。这支五千多人的部队是征南将军傅友德的一支精锐，他们驱赶着大大小小的几十辆囚车，里面囚笼的是元梁王家属及三百多名重要俘虏。平定云南后，他们奉命先行回南京献俘报捷。

在囚车长阵的尾部，一辆栅栏车内，装着被铁链串锁在一起的五六个男童，大都才八九岁，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从衣着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属于王族，是民间的孩子。在这次战乱中，这些无辜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而惨遭灾难。

这群男童中有一个容貌长得格外俊秀的，他叫马和，十一岁。他一双眼睛乌黑发亮，此时却蒙蔽着一层可怕的阴云。小马和紧皱着双眉，咬着牙，稚嫩的脸颊随着囚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抽搐，显然他是在忍受着某种痛苦。一个多月

前，他遭受了残酷的官刑，伤口至今还未痊愈。随着囚车的颠簸，使他感到下身伤口象被刀割似地阵阵剧疼。他两手紧抓着栅木，把纤小的身体尽量往上提，想以此来减少身体的震动。

车轮轧轧滚动着，不断把干硬的土团碾成粉末，仲春干旱的红土岗丘上留下了道道旋扭交错的痕迹。

马和终于支持不住了，摔趴在车底上，下身强烈的剧痛使他爆发出一声惨叫。几个男孩围过来：“马和哥……”

马和缓缓睁开眼睛，痛楚的泪水从眸子里汩涌出来，和脸上豆粒似的汗珠汇合在一起，慢慢流到耳畔，他的衣裳已经湿透了。

“马和哥……”孩子们惊惶颤抖的声音杂着哭声。

前面驭马的军士扭过头，用灰暗的眼睛冷冷地瞟了他们一眼，皱纹和胡碴间堆满鄙夷。

“号什么？小蛮子！我们的人凭脚走路，你们这些小囚犯倒还坐车！不耐烦了就滚下来走！”他恶声恶气骂着，“呸！”地一声，口痰吐在红尘飞舞的地上，挥起马鞭在头顶用力一舞，狠抽在马腿上，囚车朝前猛一窜，男孩们都被颠趴在车底上。

马和不仅止身体上疼痛，更有着耻辱。

那是个不堪回首的一天。在晋宁城外滇池边，明军大营中，两个健卒用黑布蒙住马和的眼睛，随后把他推入一座帐篷内。他被人扯开双臂，捉住脚脖，“嘿呀”一声被仰天拖翻，呈“大”字形按在地上。他惊惧地拼命喊叫挣扎，但他被死死按住，象被钉子钉在地上。

军士把就近找来的年轻阉鸡匠带入帐内，军士哗啦一声扯开马和的裤子，向阉鸡匠努努嘴，示意他动手。阉鸡匠嚅嚅面带难色，犹豫片刻，叹口气，把牙一咬，绾袖上前，用小刀施开了宫刑术。马和疼得十指挖进地里，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湿透全身。他不断发出惨叫，叫声充满绝望。马和疼昏过去，又醒过来，再昏过去……在以后的一个月中，每次换药，当年轻的阉鸡匠用棉纸沾香油草药塞进伤口时，刀割似的疼痛都使他死去又活来。

马和象屠刀下的鸡鸭牛羊，发出哀鸣的惨叫，他不明白自身为什么被人作践，遭受这样的侮辱与摧残，他象从世界的裂缝中看见了人类的罪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只知道第一个敌人是那个阉鸡匠，他曾暗咒，将来要亲手把他杀死。

马和痛苦地呻吟着。

那几个孩子看着他的模样，一阵阵感到恐惧。他们回想起三个月前，在战乱中被掳入明营，在军士的监视下干喂马之类的杂活。一个将军曾对他们说，只要好好干，很快可以让他们回家。马和因独自逃跑，抓回来被施了宫刑，孩子们还暗自庆幸没有跟他逃。然而他们现在不仅没有回家，仍同马和押在囚车，被带往遥远陌生的地方。他们想到马和的遭遇，也预感到自己将来的下场。

“救救我们吧！”一个孩子望着苍天，绝望地呼喊。

后边有个军校闻声策马驰来，伸出长枪，从路边挑起一具元兵僵尸，呼地甩到十几文外的小松丛中。他又转过枪来，在囚车上敲打几下，一群男童吓得缩成一团，颤栗不已。

“没人来救你们，你们的梁王爷上西天了。”军校指着前面的囚车，其中囚押着无数俘虏，他呵呵一笑：“还是老老实实和他们打伙伴吧！”

说完策马前行，一路上军校用枪在每辆囚车上敲敲打打，弄出很大的声响。

“我们的梁王爷上西天了……我们的梁王爷……”小马和喃喃复述着这句话，他似乎又看到了家乡几个月前发生的那些纷乱战事。

马和与小伙伴们在滇池西南隅那片晶莹皓白的沙滩上玩，直到最后一线阳光消失在月山后面，他们才返回伏卧于山麓的村镇，各自回家。马和经过十字街口最热闹的那片茶铺时，看见茶客们非同以往地喧嚣着，一些人二目圆睁在讲述曲靖前些天白石江发生的战斗，有的人青筋冒绽地拍案痛骂着达里麻丧师辱国。平静的小镇失去了以往的安谧，到处充满了骚动和惊惶的气氛。

马和急忙跑回家，一进门就见全家人都聚集在宽敞的堂屋里，神态紧张地也在谈论着白石江、达里麻……

“阿达，达里麻是谁？”马和忍不住地问父亲。

父亲转过头，发现是马和，一团怒火不由从他那双深凹入眉首的眼睛里往外窜，没理他，反给他一个耳光。

“你又跑海子去了？！”父亲咆哮斥问，胡须在下颏颤抖，“都是往日放纵了你，从今后不许你再出去！”他回身指着马和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厉声叮嘱，“你们也一样，今后谁敢独自往外跑，我敲断他的腿！”